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八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三

前集

內修門

心者形之君

荀子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心者精之舍

管子精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

心者神明之舍不可容一毫欲惡之私

子華子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非繼糊其願類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已也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昏傲去善其殆可乎哉善非去亂未文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之滑如理亂林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非留則靈明非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澁澁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遺而後存其神明休休常与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

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邪違予之所惡則惡將誰歸邪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惰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惰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蹶凌誅諱大則碎首穴曾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此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孝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其夫以是故不率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銷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不及也悲矣石緒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怨於與吳毛率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數敗人紀銷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其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遠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无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无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

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尖也。兩尖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无以為堯矣。舜无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心者形之主

文子：心者形之主，神者心之主也。

心者道之主宰

荀子：心者道之主宰也。道者治之經理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為勇。

耳目聽命於心

百骸從心

荀子：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荀子：如百骸之從心。

心有所憂則耳目口鼻皆无所知

荀子：心外重物而不內憂者，死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死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簞而躰不知其安。

心平愉則聲色服御雖陋而可以養耳目口鼻

荀子：心平愉則色不及備，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備，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疏食采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麗紉之履，而可以養躰。屋室廬庑，嘉辱尚机筵。未詳或曰：尚猶古而可以養形。

虛室生白

莊子：以間。仲尼曰：瞻彼闕若穴者，虛室生白。郭象曰：夫視有若

而純白獨生矣。惟選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吉祥止止。夫吉  
司馬彪云室比前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  
所集者至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  
虛不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  
也故外藏未至而物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已困矣。豈能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  
知音

靜乎天地鑑萬物鏡

莊子曰。天萬物无足以鏡。乃孝反又女交。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心若死灰

文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心如槃水

荀子解。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  
上。湛濁謂思。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

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  
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  
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似前於  
道為冥。則則冥矣。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而牛肥。

莊子。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

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生。事。後。母。至。

天。地。動。故。足。以。動。人。故。是。堯。妻。以。三。

神。心。經。緯。固。有。所。繫。

揚子。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

禮。義。聖。神。心。也。惚。恍。乎。无。端。以。經。緯。於。方。而。並。有。焉。應。

揚子。神。心。惚。恍。乎。无。端。以。經。緯。於。方。而。並。有。焉。應。

天地聖人惟在所潛而已。

揚子。神。或。謂。神。曰。心。宋。咸。曰。神。謂。精。義。知。我。之。神。言。存。乎。心。而。

請聞之曰潛天而天光曰潛地而地潛地而地李曰潛天而天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世曰言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神在神在所潛而已矣李曰神道不

聖人存神之功其極至於和同天人

揚子謂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李曰以天以神以明以照以知以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李曰天以精粹萬物以類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李曰人亦以神而變化無常操而不捨則道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李曰聖人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无間者也

通利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无間者也李曰至聖人之心洞見乎聲畫李曰聖人之心洞見乎聲畫

揚子謂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吳秘曰難乎為

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成曰有所發明如白

面相之辭相適成曰有所發明如白

昔之昏暗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李曰昏

畫之昏暗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李曰昏

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

光曰言也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李曰言發成言畫畫成畫  
之來皆由心也。○光曰畫猶置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曰  
察言觀音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成曰君  
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  
矣。○光曰情動于中而形於外也

聖人以百姓為心

老子德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心治則國治

管子術心安是國安也聖曰安心治是國治也治是國治也聖曰治也者  
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中理也治言於中治言於  
於口則治事加於民在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人服  
非治  
而何

治亂在心

管子業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

立事必正心

管子前凡將立事止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  
不孽疎遠

治國貴用心之專

列子陽參何善釣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鉤荆蓀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參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好余  
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  
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而而李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  
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无輕重物莫能亂魚  
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  
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

心不可以兩用

劉子轉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



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  
迴剗反竹劣 剗反九月之手素孝政日 剗方刀也今之剗象矩圓  
者方 剗反竹劣 剗反九月之手素孝政日 剗方刀也今之剗象矩圓  
是黃帝時健疾能走人也俗云剗發健疾也 而不能者由心  
不兩用則手不並運弈秋通因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  
者下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闇笙滑之也諫首  
天下之善筭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  
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諫首  
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筭撓者是心  
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瞍无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鼈无耳  
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瞍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  
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都枯 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  
不專也是故孝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孝而強調  
誦雖入於耳而不編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為之无以自樂  
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同前

淮南子賦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  
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淮南子繆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  
美而不芳蘭芳草女之美方也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情也  
不相與往來也

用心不同

淮南子繆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  
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

無一無虛無靜

關尹子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  
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心能於無示有





勢亂其官也謂指按也莫无声也陶陶聲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其高遠則守道者亦且知異術之蔽類也

有限易足無涯難供

淮南子雷水足以溢壺梅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

身心相遠

淮南子目視為鵠之飛耳聽琴瑟之音而心在鴈門之間

心狠甚於面狠

國語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人知糞田莫知糞心

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

也

善淵

老子 心善淵

機心

機心萌而海漚不下

列子橫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類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莊子地天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道也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居音苦反音胡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印帽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引數反如決湯疾速如湯沸溢也其名為槩



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无折軸之意木非智之所為也

無心則不招怨

莊子達復雖者不折郭曰夫干將鑊邪與與鑿為用然報音莫本亦作李云鑊邪干將皆古之利劍名異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妻名雖有伎害也反心者不怨飄瓦郭曰飄瓦之怨者由其无情也

無心則不招怒

莊子仙方舟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必善反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及反歎也張開之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事出無心怨望自塞

慎子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為鈞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

無心之得

莊子天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精歸遺其玄珠郭曰此崑崙山下玄珠司馬云道真也使知智索之而不得言用智不使離未索之而不得使喫如諾云口反司馬也索之而不得也聰明與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也象罔然即真也

同前

莊子物外魚不畏網而畏鷄徒兮鷄鷄水鳥也一名海河也

形槁木心死灰

莊子齊南郭子綦其隱也几而坐仰天而嘘吐氣嗒焉上音反又都納似喪其耦郭曰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反解體完顏成子游立侍乎前顏名偃諡成字子游曰何居如字又音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郭曰死灰槁木取其家實无情可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無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槁木動若暈槁枝坐若

死其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凡者也子慕白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登高意遐

顧子登高使人意遐臨水使人志清

覲疾貴醫

韓非子人覲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



忘之甚者至忘其身

家語頌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出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道其心忠士折口

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記不如忘

列子穆宗陽里華化子中年病忘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意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也夫機理萌於彼善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均於死灰鄭馬同乎府宅聖人非祈請之所禱也張曰夫信順之將死所容其監豈自非之所占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怒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天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也張曰疾新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非醫師之亂病非寒暑之所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

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  
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志可復得乎

聖人不行而知

老子鑿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  
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自知者明

老子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聖人無以不知為知之病

老子病知不知上是知道言不知知病是不知道言唯病病  
是以不病夫唯能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是以病病聖人無  
苦眾者以此病是以不病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

忠正各守德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  
知之爭以自強善內傷精神滅壽消年也

知者不博

老子顯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

知者不言

文子微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不知之為知

文子明老子曰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麗不  
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  
知乎

不知而後能知

淮南子真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  
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  
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  
知之也



真人真知  
淮南子 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不待而知

荀子 默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不知**

胡人不知磨可為布

淮南子 胡人見寶磨子不知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可以為旃也

樛里子知葬而不知國

揚子 樛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善龜曰樛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光號曰智秦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與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神智如善龜



子考十三丁

十一

觸境興思

家語 儀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辰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立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真中艱艱則興反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紆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壯固一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又見荀子哀公篇五可知矣並作將焉而不至矣日出聽政至慎其威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

在君之末庭者注云諸侯子孫謂奔亡而至魯而仕者喻哀公帝諸侯之子孫不戒慎修德亦將奔亡而修臣禮於人之勞也必將有數焉注必有數蓋焉注云能言蓋有數焉則言耳

### 君子有三思

家語三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既期人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子法行

### 君子見利思辱

曾子轡君子見利思辱見難思諾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 反覆求則必得

荀子默今天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簞也

### 思貴專精

管子心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無

卜筮而知遠乎能止乎能已乎能無問於人而自得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 思貴不已

管子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 思索生知

管子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然憂鬱主疾

### 精神

### 至精感天

淮南子覽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癘病晉國赤墜許慎曰白雪大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思聖君能御此異使元公晉悼平公之子也德薄不能與故篤疾而大旱也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頹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女齊之寡婦無子不核事姑或淫姑无男有女利母則分母嫁婦婦終不景女殺母以寡婦不能自明完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支體海水為之大益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莫權輕飛羽



君子憂衆人所不憂

子家子衆人所常憂者君子以為不足憂也衆人所不憂者君子以為深可憂

○疑

知命何憂盡性何疑

中說問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  
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先慮

先事而圖

家語解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 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  
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則詳當詳其也欲給  
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先慮慮患則禍不生

荀子卷十二

十八

荀子默天子即位中知進曰中謂也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  
事先慮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續也接則事優成先慮慮患  
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  
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

子賤不從放民獲麥之請以杜方來之盜

家語解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  
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  
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  
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  
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  
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  
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取民有自取之心其割必數卅不息季  
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慮之必早

說苑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

**杞人憂天地崩墜**

列子天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去聲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此暗指地皆踐踏之鬼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暗指解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忍**

忍能有濟

國語

書有之曰魏必有忍也若也能有濟也

勾踐以忍故能滅吳

韓非子

勾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

姑蘇

襄子能為社稷忍辱

說苑律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乃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耻**

君子有五耻

說苑談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

辱不知耻

文中子序莫大於不知耻

**悔悟**

燕王與樂毅書

新序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宮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宮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宮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接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宮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

文中子卷十二

十一

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非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喻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出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夫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弃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毅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

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  
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  
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善者不毀人  
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  
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  
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  
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弃大者  
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且在遠者不望之  
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和怒追順先王以復  
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  
惡使寡人進不得備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  
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宋昭悔悟故得反國

新序宋昭公出亡至於郟喟然數日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  
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待侮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  
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  
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齊閔以不悟亡齊

新序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  
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  
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  
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  
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  
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  
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  
而居衛也帶二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辭  
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

色鄒魯不約遂走宮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

靖郭君至死不悟

新序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皆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賢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月悔朔日悔昨

淮南子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拍湊日以自悔也以至

淮南子卷一三

北

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備大夫蘧瑗也死故有四年所行非也歲之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

聞過則無過

老萊子君子好聞過至故無過小人惡聞過至故有過

惡聞過者多過

譙子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不好聞過而多過

痛於不聞

中說 痛莫大於不聞過

君能從諫則無過

中說謂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詐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效郵非禮

國語 郵而郊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郵過也

遂非

鷓冠子養非長失

**改過**

臬不更鳴雖徒无益

說苑 臬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臬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臬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也

改過恐其有餘

徐子才敏過人未足恃也辯博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所貴者遷善懼其不足改過恐其有餘

改過不過

家語 讒過而能改是謂不過

**文過**

借古人以自文

淮南子 姦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辭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殘曰周公之義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

**无妄**

智不妄為勇不妄殺

說苑 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妄**

妄

莊子 猖狂妄行

新編類意集解詩子瓊林卷之十三

前集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四

前集

內修門

怨

君子有二怨

家語三孔子曰君子有三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  
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  
非怨也士能明於三怨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子法行

為子弟必以父兄之心為心  
中說妖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怨乎曰敢問怨之說子曰  
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  
達於天下斯可矣

人有不及可怨

中說莊斐歸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怨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何如子曰寬矣

能容則能父

老子稱容乃公正無所不包容則公公乃王以公正無所不包容則王王乃天  
能乃王德合神天乃道德與道合則道乃久乃能長久沒身不殆  
遠無殃無咎乃合道四者皆備道德弘

無所不容

子華子 恢譎濛濛而無不容

與物為春

文子 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

忠厚

王凝再翰誣稅

文中子王凝文中子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

**可責**

責昭覆益

抱朴子責三光不照於覆益之內

**不殺**

武王克殷大周公惟仁是親之言

說苑續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屋脊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責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放生**

涉子卷十

放生不如使勿捕

列子離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直**

直士无徒

任子直木无陰直士无徒是以賢人直士嘗不容於世

直士不飾

荀子蘇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直議危身

韓非子說左韓非子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諫者不爲人所容无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如矢者死

說苑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藏書**

教子治民皆不可急

說苑雜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商**

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

莊子人間獸死不擇音氣息菲徐符弗反郭敷未然於是並生

心厲郭象云警之野獸就之窮地意急情匪則和志不至而氣反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酷暴**

秦峻法以防人

揚子道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宋咸曰砥石也不

亦可乎

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吳錡之以刀由稟行法以救亂喻云○光亦不可乎錡當作錡錡巨○李曰嚴刑裁民亦錡之或音亦可錡乎曰人砥則秦尚矣肉以人為砥西之甚也○用法嚴刑難復尚矣○錡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其如不仁何

**誠**

至誠無二可以入水火

列子黃帝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狹之舉國服之有寵於

晉君不仕而居三鄉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音介

編也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

出行經垆外郊野宿於田更更當商立聞之舍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立聞先悉焉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畚音本

曠龍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氏乘軒緩步闊視

顏見商立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眦如華反方

之問凡人相輕侮以爲無知之既而狎侮欺詒音符方言相

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必蒲結反凡相推摺曰挨音烏反

名推爲搗又音是遊打也於戲笑遂與商立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牙反言曰有

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立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

若飛鳥一本本揚餘亮反猶陽於地肌骨无碼音范氏之黨以

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反指河曲之湍音隈水曲曰彼中有

寶珠冰音諫音行可得也商立開復從而冰之既出果得珠焉

衆昉分兩反或曰昉治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

藏大火子華子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立開

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

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欺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

子其愚我也子其龔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立開曰吾

亡音道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誠與子言之曩

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

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躰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迁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

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

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非敢

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

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

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立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

射心見於誠而金石開

新序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閉弓射之滅矢飲

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

開

四

為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己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悲心出於誠而木石應

新序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无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若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志誠通乎金石

子前十四

五

說苑辨孔子曰无躅之礼敬也无服之喪憂也无声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愛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声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巧詐不如拙誠

說苑續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去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与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巧偽不如拙誠

同前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

誠心守仁則形行義則理

荀子荀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无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天地聖人君親皆不可以不誠

荀子荀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

**真**

真矣則自然動人

莊子漁孔子歎在九然曰請問何謂真也曰漁父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其下賦又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

請書則一

六

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如辭又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丁南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作事真矣則用力省

真語無飾

子家子凡作事真矣人用力須省故為文近理者亦全不費辭

**真**

以白為黑

抱朴子真語无藻飾

子華子子華子謂晏子曰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  
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

以山雉為鳳凰以尺玉為怪石

尹文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女欺之乎曰然也十金弗許加倍  
乃去之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  
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  
厚賜之過於買雞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宝玉徑尺  
弗知其王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曰此怪石也畜之弗  
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煇其夜玉光照一室田父  
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恠之微端棄之殃可銷於是遽而  
棄之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  
之再拜而立曰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人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王者千

金食大夫之祿

客以不死之方欺燕王

韓非子納篇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李之斷使李  
者未及李而客死王大怒誅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李者之晚  
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  
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左右指有以為无

韓非子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  
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百私通於士  
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  
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  
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  
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祥不見也於是公子從  
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空昏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



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浴之李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鄭袖欺令美人掩口而殺之

韓非子納能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二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愕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為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臯子見王常掩臯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臯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臯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欺令郢宛陳兵以待令尹而殺之

韓非子嗣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郢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其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立而誅郢宛遂殺之

宋人以棘端為猴欺燕王

韓非子納端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

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鬢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為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曰已削王曰吾欲親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齊人以大魚為河伯

韓非子勸學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与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首信一人言

聖人以己度事雖千歲之遠猶不可欺

荀子辨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般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積略反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况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尺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讀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以實為欺**

鄭人不識車轄反以對者為欺

韓非子外儲鄭縣人有得車轄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轄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轄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轄今又曰車轄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去之闔

**識者難欺**

淄澠之合易牙知之

列子說孔子曰淄澠藉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以趙為雅鍾期不濶其音

劉子 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鍾期不濶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猗頓不繆其真以逞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

**不計易也**

同行者指晉城社以欺燕人之長於楚而還者

列子周穆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傲死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庐乃消黯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錯同行者啞焉然大笑曰予昔給音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庐冢悲心更微也則向之欺感皆无一至矣樂既

**論語**

管仲以絳廢魯梁之農業而服魯梁

管子成重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蠶之有唇也

逢古峰字螫音尺亦反言今五岳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絳從發販之總公服絳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

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絳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

陳知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絳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仕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絳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絳列縵反而踵相隨

管子曰魯梁不可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絳

閉關毋与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征無以給上應魯梁之君即命其民去絳脩農穀不三月而得魯梁之人采十百拾

對齊難十錢穀斛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管仲以柴廢萊莒之農業而服萊莒

管子桐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尺齊之重室則齊可并也萊則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盟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糶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十二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管仲以鹿廢楚之農事而服楚

管子桐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卒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曰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室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室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外女子居涂盟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循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其循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采四百齊因令人載粟必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管仲以狐白廢代之農事而服代

管子桐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裘公其貴買之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一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其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无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市狐白之裘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如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循使三年而代服

陳需微殺張壽而魏王誅犀首

韓非子納儲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司馬喜微殺爰騫而中山誅季辛

韓非子納儲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左右微焚芻廐而中山誅公子

韓非子納儲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應詐當以誠

淮南子糶以詐應詐以譎應譎告被義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六多

設詐以巧上

淮南子本誅善仁鄙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也欺

真得有真失真是有真非

關尹子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真偽審之由心

孔叢子問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唯數究理不以疑數不能道周其所察聖人難諸下者不可不審其

父則誠暫則偽

揚子至子有含叔溫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未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長溫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兼於益切含叔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而歸曰非儒也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變而已不變是可知也

假真以授偽

揚子鍾或問南正重直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吳敏曰

近和古稱神曰正教司地以屬曰義和義也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義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舉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

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輔曰妣氏禹也治水土痛鵠廬人也而醫多廬李曰太山廬

乎言皆非也王莽置義和之官故此章寄傲言魯哀所好似士而非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似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棄公子高之好龍也棄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也是天龍

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人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虛偽**

虛偽不可久

說苑務偽不長喜虛不久

慕賞則相率而為偽

莊子勸演門朱城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字去真也

**心志**

心欲小志欲大

淮南子注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

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壹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較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潔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卒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矣莫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心氣**

治心養氣之術

荀子脩治心養氣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也或曰漸浸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矣則輔之以道順齊也子兼反疾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散不為則去音去之以師交怠慢慄輕謂自輕其身奔則炤與炤同之以災禍愚戇端慤則合

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素凡以氣養心之術莫徑捷由禮莫要  
得師莫神一好神神明也一好謂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省事養心寡言養氣

子家子省事可以養心寡言可以養氣

**志**

居今志古

家語五儀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事與之為治敢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  
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章甫冠也絢有狗  
飾也絢帶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  
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端衣玄裳  
也燕許云云反斬衰管非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

聲隨志變

涉子卷一

十五

家語六大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喜  
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莊子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僂者承蜩病僂僂者承蜩  
取以竿猶撥反也拾也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  
我有道也有道人答以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鈿銖累二  
竿頭用之傳審故半年之累三而不墜則失者鈿銖累三  
所取之蠅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累五丸於竿頭一  
如能拾吾處身也若擲也株枸株枸雖天地之大不見其萬物  
之多不見其而唯蜩翼之知在蜩翼吾不反不側無所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萬物雖衆不能何為而不得何為不得孔子  
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其用專壹乃凝於神其神其病僂僂  
人之謂乎又見列子黃



志卑者輕物

荀子大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行子有子之喪趙岐遇曾元子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

秦穆公問小志大故霸

說苑黜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也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率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率五段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小不可以窺大

揚子神龍蟠于泥其肆矣李軌曰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而龍蟠未升其肆矣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蛇同區也志也歎光曰志也歎光曰志也歎光曰志也歎光曰

志者志之師

徐子志者志之師也才者志之役也志者不患才之不贍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少有大志

尹子虎豹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擊羽翼未合而已有四海之心

魏徵杜淹董常言志

文中子天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処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孔門三子言志

見六 七卷孔門諸子類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四





